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3 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张珍连 / 主编



Delingha wangshi

德令哈往事



刘玉峰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3

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张珍连 / 主编



德令哈往事

Delingha

玉峰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德令哈往事 / 刘玉峰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7

(柴达木文史丛书 / 张珍连主编.第3辑)

ISBN 978-7-5034-5198-0

I. ①德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69187 号

责任编辑: 李晓薇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甘肃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总 印 张: 50.25

版 次: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总 字 数: 853 千

定 价: 120.00 元(全 6 册)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编委会

顾 问：沃 赛 布赛依 旦却加 雷海兰
周肃兰 呼和巴拉 郭 清 保广泰

主 任：雷海兰

副主任：闫建武 张珍连

成 员：刁永祥 巴特尔 李东曲 苏 克
安尖措 刘国成 铁木尔 闫忠伍
金德君 苏 果

主 编：张珍连

总 序

青海省海西州政协主席 沃 赛

读者朋友，你现在打开的是由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辑的《柴达木文史丛书》。

在当下媒体众多，书籍繁杂，可供选择的读品很多，人们又常常感觉阅读时间很少这种情境之下，你能够选看这本书，我们十分高兴。高兴之余，也希望你能翻阅这套丛书的其他分册。

这套文史丛书，是我们根据政协文史工作需要，为繁荣发展柴达木文化事业，挖掘柴达木开发建设史料而选编的一套系列丛书。作品既重纪实性，又着眼文学品位，读者在欣赏纪实文学的同时，也可以增进对柴达木地方史特别是现、当代史的了解。

这套系列丛书，在本届政协任期内拟出4辑，每辑6册，总共出版24册。每册12万字左右，累计出版字数近300万。在人员有限的政协专委会，三四年时间中出版这么大的文字量，无疑是要做一番努力的。

按编者的最初设想，丛书名为“柴达木认知读本”，待编纂

工作纳入政协文史书籍出版规划之后,又补名为“柴达木文史丛书”。这套陆续出版的丛书,将选编作家、学者的作品,还原往事、记述历史、解析文化,反映中国西部柴达木及其成效卓著的开发史。

从前三辑书稿看,每一辑都可排出一个作家方队。其中,既有全国知名的作家,也有我省一些颇具实力的本土作家。他们的作品,很多是大家熟悉的,也有不少是人们未必熟悉但却非常值得一读的新作。

在已有的书稿中,一些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跃然纸上,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柴达木开发建设进程,以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绚烂多姿,呈现在读者眼前。透过这些文字,人们看到的,是柴达木令人惊喜的发展变化;听到的,是柴达木人栉风沐雨、奋力前行的趑趄足音。

有位作者在评价这套丛书的编纂时说道,这是一种“文化自觉”。这可能是一种过誉。实际上,我们只是从存史、资政的角度出发,整理和挖掘文史资料,以便人们翻阅并从中查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如果能为丰富和发展柴达木文化事业,走出一条文史资料搜集、整理、创新的路子,那我们将深感欣慰。

热切地期望读者朋友能够跟随作者的足迹,走进柴达木,认识柴达木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001/ 巴音河

007/ 德令哈小镇

010/ 德令哈记忆

016/ 柏树山的故事

020/ 那对少男少女

023/ 对对红饭馆

026/ 见识监狱“管教”

031/ 难以忘却的年代

036/ 德令哈散记

044/ 红卫中学

051/ 可鲁克湖大会战

054/ 参加工作

056/ 革委会办公室

061/ 工作初交往的人

065/ 州文化工作站

072/ 《瀚海潮》编辑部

077/ 文学之路

087/ 球场结识的袁振龙

094/ 管教干部衡世谦

101/ 砖瓦厂的师傅

108/ 看见石佛念起余易木

112/ 想起作家肖复华

117/ 扁舟上的王泽群

124/ 丰都城下念父亲

129/ 母亲的微笑

138/ 我家的“家谱”

144/ 说丫头

147/ 先生朱金星

151/ 故乡的杨老师

154/ “五爷”丢了

158/ 香水园

163/ 水井巷

165/ 青海湖

171/ 风蚀林

175/ 海之夜

179/ 酒神与酒鬼

183/ 高雅文学

187 / 雪域那些动物

196 / 南八仙

204 / 疲倦的鹰路

213 / 路途上的情思

220 / 唐古拉落日

223 / 二妹子的五道梁

228 / 西部故事

231 / 重走马海

237 / 后 记

巴音河

这条河是从北面山上奔流而来的。河水匆匆忙忙，强大的冲击力在岁月更迭中，硬生生将戈壁撕开一条河道，河水一路向南奔流而去。山上生长着古老稀疏的柏树，故得名柏树山。柏树山高大起伏，山势险峻，主峰常年积雪，就像一个沧桑的世纪老人。

河水就是从“老人”脚下流淌出来的。清亮湍急的河水顺势向南而去，即便是平坦的戈壁滩也被冲刷出深深的沟壑。这条河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巴音河。这是句蒙古语，译为“幸福之河”。河水将戈壁一劈两半，东边叫河东，西边自然就叫河西。河水从小城中间奔流而过，死气沉沉的小城就有了活力，也让小城人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自豪。茫茫戈壁流淌着这么一条河，心里就有了些许慰藉。

小城里的人来自四海五湖，语言也南腔北调，他们是柴达木的开拓者，也是辈辈相传的建设者。虽然小城小而偏，可候鸟似的人们飞来飞去，天南海北的信息相互传递，小城便不再

闭塞。即便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也有“小上海”的美誉。邓丽君那首《小城故事》的歌唱得真切,仿佛就是在唱这座小城。我在小城学习生活了许多年,娶妻生子,安家立业。当然,最深刻的是小城孕育了我一个舍弃不下的文学梦。这个梦做得艰辛,做得深沉,做得满脑袋头发跟柏树山上的雪峰一样。

20世纪70年代中叶,插队的我被招到海西州委办公室参加工作。那个年代是个贫血年代,生活枯燥苍白,阅读有限的文学书籍便成了最大的享受和快乐。时间一长,居然萌生了创作的冲动。文学像个惹人的少女,让人不能自拔。实际上,在读高中时,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高中三个班传阅。所以,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,让我充满幻想。稿子写了一篇又一篇,寄了一篇又一篇,全跟泥牛入海一般,一篇也没有发表。

当时,州委宣传部王贵如常有文章在《青海日报》上闪耀,于是,便拿着稿子去讨教。贵如老兄看得认真,说得也认真,但文学里那个“悟”,影子一样总也抓不住。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散文,名字我已经忘记了,内容是写一个团长转业到地方县委当了领导后,带着司机回家看老娘。司机放下领导后,就要回去。两手沾满面粉的老娘堵在门口说:“远天远地来了,稠不吃稀也得吃。”当时贵如老兄看完之后,一脸喜悦地说:“这就是散文的语言,非常有生活,让人读罢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。好,以后就要这样写。文学作品就是从生活之中提炼出来的。玉峰,你大有进步。”受到贵如老兄的鼓励,心气越发高涨。一门心思就想写东西的我,有时候一熬就是一夜,第二天照样去上班。

大概是1979年1月,《青海日报》副刊登出我第一篇小说

《巧巧》之后，闻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《青海日报》，我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了一个晚上。手里有了三分染料，便急着要开染房。我冒昧地去找文化工作站站长张家斌，想去工作站当文学创作员。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张家斌，心肠也像弥勒佛，他拍拍桌子说：“只要单位放你，我就要，我正招兵买马呢。”然而，当我心里揣着一团火去找办公室主任党国瑞时，他不冷不热给我泼了一盆冷水。他语重心长说：“你去文化站干啥？办公室多好，你就是一块当秘书的材料。”魔鬼附身的我，哪儿能知道他的苦心，膏药似的贴在了他的身上。一连几天，我就是他的影子。中午他回家，我跟着进门。他端碗吃饭，好心的阿姨也给我盛一碗。放下碗筷，他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脱了鞋上床就睡。他不看我，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他睡觉，弄得阿姨一脸茫然。终于有一天，党主任不耐烦了，他板着面孔说：“把表拿来，我签字。”当我把调动表呈给他时，他看着我用浓浓的西安话说：“你个瓜娃，在办公室当秘书多好啊。”望着党主任我十分感动，可是，我已经不是我了，我的灵魂儿已经卖给了文学。现在想一想，文学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，能让一个人不顾一切。至今我还能想起党主任那双充满爱心和企盼的眼神，让我常常感动。真是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好老头儿。

正如张家斌所言，他当时真是在招兵买马，为创办刊物做准备。州上的高手大侠纷纷云集到他的麾下。写小说的高澍、写诗歌的王泽群都调到了文化工作站。

这一年秋天，天峻县搞物资交流大会，文化站也派我们去了那片草原。那一次我有一篇小说《心中的红太阳》，大概是这

个名字,写“文革”时期一个孩子悲惨的故事。当时我给了高澍,想听听他的意见。那时,天峻县招待所是几排平房,参加交流会的人快把招待所撑爆了。我们几个人住在大通铺上,那个热闹是少有的。晚上躺在床上说笑话讲故事,直到天快亮了还觉没尽兴。两天之后,高澍把稿子还给我说:“感觉还行,有两个地方要修改一下,我标出来了。”我接过稿子看了看,果真有两处做了标记和意见。我心里纳闷,大家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热闹,没见他看什么稿子呀。

高澍这位仁兄,本分聪明,像个师长让人感到丝丝温暖。让人不解的是,这位清华大学汽车发动机系毕业的高才生,居然在柴达木的汽车修理厂里当了几年车工。据说,还在都兰农机公司卖过架子车轮子。我不知道他当时弃工学文是什么心态,当我读过他的小说《煤油灯下的报告》才晓得,也是那片热土激发了他的情感。后来,我的那篇小说发表在最初的《瀚海潮》上,就是小32开那种版本。

文学如涨潮的海水,不由分说把我推向《瀚海潮》这个码头。那个时候,正是中国文学的春天(当时称第二个文学春天),文学如盛开的花朵,大江南北到处艳丽。这期间,在领导和兄长们的关心提携下,我参加了影响较大的黄河笔会及各类会议和讲习班。无论从创作还是眼界都对我有很大收益。

有时常常思考一个问题,尤其经济大于文学的今天,脚下这条路越发艰难和茫然时,这个问题更加突出。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条路?答案只有一个,是柴达木这片热土,是灯塔一般的《瀚海潮》杂志,是奔流不息的巴音河水,给了我无限激情,

引领我走上了文学征途。在这片热土引领下，一批人为此献身，甚至于生命。高澍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个。有时常常为他惋惜，有时又常常为他自豪。至少他和那片热土融为了一体，日夜都能听到巴音河水欢快的歌声。

前些日子，海西州公安局的同学崔翔军来京开会。我们在离故宫不远的南池子一家饭馆聊天，看着彼此有些苍老的面孔，感怀不尽的还是那片土地。他说：“德令哈真变样了，变得越来越漂亮了。”在这之前，州档案局的同学沈俊杰也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口气里充满了自豪：“国家档案局来德令哈考察，有个负责人惊叹道，德令哈简直就像欧洲一座干净漂亮的小城。”他们的惊叹不新鲜，我知道德令哈原本就不是灰姑娘，当她揭开面纱时，谁都会为她惊叹。

前年夏天，我从马海公路边搭上冷湖开往西宁的长途汽车，一路上几乎就没怎么闭眼睛。望着车窗外熟悉的戈壁和赤裸裸的大山，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。暮色之中，汽车停在德令哈河西一家清真饭馆门前。司机师傅告诉大家，半个小时吃饭时间。我夹在鱼贯而出的旅客中间下了汽车，顾不上去吃饭，急急忙忙向巴音河走去。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，德令哈就像从空茫中长出来的一座灯光璀璨的城市。站在巴音河岸，听着水声依旧的巴音河，我在寻找记忆中的巴音河。当年裸露蛮荒的崖岸上，婆婆的绿树和明亮的灯光已经让我难寻当年的印象。

8月的德令哈，微风拂面而来，就像少女绵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满是尘埃的我。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听着，看着，享受着

巴音河水在心里流淌……

如果诗人海子有灵的话，他那首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。姐姐，我今夜只有戈壁……”的诗是否会有新的感受，还会那么凄美？长江边长大的海子，面对无际的戈壁，冲击他的除了孤独就是震撼。一夜之间谁也读不懂戈壁，看不透戈壁，对于海子，能用文字把德令哈写进诗歌里也就够了，没有理由再向海子奢求什么。然而，让我真正佩服的是蒙古族的先民们，早在他们疲惫的马蹄和双脚踏上这片土地时，便给这片土地烙上了一个让后人为之骄傲的名字。多美丽的名字呀，广阔的土地上，流淌着一条幸福之河。

巴音河，一条在心里流淌的河。正如诗人艾青所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常含着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。”

2008年10月写于北京静斋

德令哈小镇

浩瀚的柴达木本身就是戈壁荒原，那是黄羊野兔的家园。20世纪50年代，开发柴达木的热情烧红了半边天。全国各地的热血儿女、复员转业军、大学生，还有劳改服刑人员，浩浩荡荡铺满了八百里亘古荒原。柴达木一时成为全国最吸引眼球的地方。诗人李季、作家李若冰满腔热情来到柴达木油田，深深被柴达木火热的生活所感染。李季写出了诗作《柴达木小唱》，李若冰写出了散文集《柴达木手记》，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，就像刮了一场龙卷风，为柴达木刮来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。

当年海西州政府机构，设在德令哈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大柴旦镇。据说，当年大柴旦十里长街扎满了帐篷。歌舞团、京剧团、豫剧团，一应俱全。开矿山，建工厂，沸腾的热浪让沉睡的荒野从此睁开了眼睛。有不少在那里出生的孩子，后来小名都叫柴旦。还有的孩子干脆连大名也叫某某柴旦。轰轰烈烈的冲天干劲，犹如火山爆发之后慢慢冷却。显然靠热情是无法赶英超美的。回归理性明白了一个简单道理，饭还是要一口一口

吃，大自然不会被疯狂的热情所感染动容，人定胜天只是豪情万丈的一句诗歌而已。

多年以后，回头再看这一段历史，深刻感觉到：中国不缺拥护者，缺少质疑者。中国不缺历史，缺少对历史的反思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海西州政府从大柴旦搬迁到德令哈。其原因大概是地理位置比较理想，自然条件也要好得多。德令哈是一个天然盆地，冬天不太冷，夏天也不热，关键有一条四季流淌的巴音河，既解决了吃水问题，又可以灌溉肥沃的土地。一片苍白的德令哈，开始一天天有了内容。荒野上有了房子也有了路，路两旁也有了树木。十年之后，小镇已经成为戈壁之中一片美丽的绿洲，戈壁人向往的好地方。小镇像春雨的早晨，一天天改变着模样。小山旁边建起了灯光水泥篮球场，河东不仅多了几幢楼房，而且又多了几条马路，马路两旁的路灯从天黑一直亮到天亮，有时太阳升起来它依旧没有熄灭。不过，它的光辉不再夺目，只有黑夜来临它才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。

小镇在岁月之中慢慢扩展。楼房隔三岔五就平地长了出来。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学生明显多了，虽然生活单调得有些苍白，但也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快乐。当然，小镇并非是空中楼阁，她也有着苦笑的故事。70年代初，地方政府在距离德令哈十几公里的尕斯库勒湖建了钢铁厂、氧气厂，还有一个糖厂。当时糖厂的消息都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。小镇上的人们欢欣鼓舞，好像生活真的甜蜜了起来。可惜，好景不长。小镇上的人们还没有品尝到望眼欲穿的甜蜜，糖厂肥皂泡似的昙花一现消失了。其他厂子也很快雪一样融化了。小镇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生活。早晨太